



● 谷 应著

白 魔 祭坛上的 童男童女

● 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白魔祭坛上的 童男童女

白魔祭坛上的童男童女

谷 应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7 3/4 插页 2 字数 173000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7-5306-1868-7/I·1657

定价:9.50 元

序 言

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康世恩

二十一世纪,对当代人来讲,是一个更具挑战的时代,而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,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将是现在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。

让孩子们健康、幸福的成长,是每个成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艰巨的使命。为此,一九九〇年九月,首届世界儿童首脑会议,倡导“一切为了儿童”的新道德观,其中就包含着对吸毒,对毒品的宣战。

毒品威胁着全人类。毒品是毁灭人类的癌细胞。受毒品之害最惨重的是无知的少年儿童们,许多无辜的孩子成了白魔祭坛上的牺牲品。为了下一代免遭毒害,抵制毒品这一全民战争正在世界各地开展。

我国党和政府一贯地坚决开展反毒品斗争,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。但是,近几年来,青少年中吸毒现象在一些地区又严重存在,解放初期已绝迹的毒品又卷土重来。一些青少年遭受毒害的事例令人触目惊心。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同时,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是十分必要的。本书作者经过深入调查,写出了这本小册子,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

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和材料,可作为反毒品斗争中的借鉴和参考。

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八日

开 篇 语

步入九十年代之前，并未打算做这部调查笔记，现今做它，却不是“纯属冲动”的举止。

或许因为童年时代在“鸦片老巢”的滇省，对罂粟汁液凝成的黑色膏体有着孩提式的憎恶，及至今日，变化为白色细粉的海洛因卷土重来，这憎恶之心的复苏，催动了手中之笔吧？

鸦片给我的最可怕的记忆，是趴在女人背箩中的一件活物

.....

滇省的女人们惯于用背箩运载什物，箩筐被扁索固定，扁索最宽处约三寸，横置于女人头顶——她是用肩背加头顶驮着箩筐翻山过河的。箩筐里通常是赶集出售的各色农产品或家畜禽蛋，有时也把三两岁的娃娃放在背箩中与杂物共存。

街子天，头顶背箩的女人满目皆是，不足为怪，可我无意中看到某个婆娘背箩里的东西，直吓出了一身冷汗……那时的我大约十岁。

背箩内晃动着一个成年人的后脑勺，稀松枯黄的长发罩住满积土垢的耳廓，脖颈有气无力地耷拉着。好奇的我猜想此人定是病夫，驮了来求医的。只见背箩婆娘屈下双腿，将箩筐蹶在地

上，褪落头顶扁绳，旋身将筐里的男人取出——像提取一只老猫，顺手丢去一盘草垫，男人就爬到垫上。能看清他的面目了。

我从未见过如此丑陋如此可怕的人形，他的骨骼被灰绿色的皮肤裹着，皮骨间似乎没有过渡的肌肉。暗紫色的大嘴毫无生气地豁着，任凭唾涎外溢，凹陷的眼窝里浮着红丝和两颗黯淡的眼球。他用鸡爪样的手、用发青发乌的指甲懒洋洋地抓挠着霉臭的身体……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，这活鬼叫我浑身发毛叫我恶心叫我打抖，我抓住母亲的手，拉她逃开。母亲掩住口鼻，骂道：“造孽的‘唆唆客’！”

远离那活鬼后，我问：“‘唆唆客’是什么？”

“唆唆地吸着鸦片的人，”母亲答，“大烟鬼！”

丑恶的“唆唆客”形状使我发自内心憎恨鸦片，虽不明白究竟，但我认定鸦片就是《聊斋》里的疠鬼，这黑魔能吸人血食人肉，将人变为霉绿乌青的怪物。

滇省的“唆唆客”数量颇多，与滇省是“云土”产地有直接关系。“云土”即鸦片，贩者吸者因它而发财因它而败家最终丧生于它。早年，滇省百姓对鸦片的恶与毒有着太多的体验与教训，憎恨而无力根除，只好避而远之。比如做父母的最怕儿子染此恶习，启蒙教育中必定有对“烂人”（大烟鬼的又一称呼）的分析批判。也怕女儿不慎嫁了“烂人”，定亲前必定对未来的姑爷做严格的内查外调。

当一个皮色霉绿嘴皮暗紫、形消骨立的“烂人”出现在大街上时，人们都投以厌恶目光且侧身回避，仿佛回避正在失去鼻梁的麻疯病人。孩子们上学下学途中，若嗅到了某扇窗内溢出的异味并听到了唆唆之声，必定抓起土块朝那窗户掷去，边袭击边喊

骂：“烂人烂人唆大烟，烂皮烂骨烂路边！”

记忆中，确有烂死在公厕里的烟鬼。

记忆中，却没有去做“烂人”的小儿郎。

步入五十年代的滇省，其最可歌颂的政绩，是断灭了云土生产及依附于云土的、数以百万计的烟贩烟鬼。是的，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人不知鸦片为何物，也没有见过活鬼状的“烂人”，这是他们的幸福。

天下太平。可憎可怖的黑魔被淡忘了，直到八十年代末页
.....

1990年秋季回到阔别数载的滇省，最感惊异的是升入高中的侄儿阿燧透露的一则消息。

阿燧抱怨学校地址不好，发电厂在右，煤机厂在左，两头夹攻。煤机厂子弟打群架出名，死人伤人的事有过的。发电厂子弟不打架，却时兴“吃药”.....

我好奇道：“什么药还能时兴着吃？”

他嘻嘻地笑：“说出来怕吓着您家——他们吃的‘药’是白面
.....咳，就是海洛因嘛！”

对话时，我和阿燧各骑一辆自行车顺环城公路急驰，“海洛因”三字果然如他所料吓着了，我，车把猛晃，人差点儿从鞍座上落下来。

“老天！”我惊呼，“怎么可能呢？！咱们身边竟然有小孩子吸毒！！”

“怎么不可能呢？”阿燧两条长腿左摆右摇地玩一种超慢速骑车，“发电厂子弟‘吃药’的多啦！我们班胡东东就是一个！尚

新又是一个。学校还不晓得，他两个就进了戒毒所，和胡东东的表哥一道——他引他两个‘吃药’的……”

“戒毒所？”

“就是戒毒的地方嘛！”阿燧像在开导无知的小学生，“发电厂自己办的——他们吸毒的人太多了，不办戒毒所不行了。嘻。有天，宿舍几个同学想瞧瞧戒毒所都整些啥名堂，就摸到电厂，听说烟鬼集中在大礼堂背后小楼里头，他几个又摸过去……小楼外头有围墙，站岗的问他几个什么事？他几个说找胡东东和尚新。站岗的要介绍信。他几个说看同学还要介绍信？站岗的发动火了，叫他们莫捣乱快走开。”完了，戒毒所没得看成，阿燧似有几分惋惜。

“你没去吧？”我盯着嘻嘻哈哈的半大小子。

“没有。我跟胡东东他们不是一帮！”

“你可千万别跟那帮人掺合！”我正色道，“跟胡东东一帮的那几个，‘吃药’不吃？”

“吃嘛。尾着胡东东尚新，吃点玩玩。我晓得的！”

“你没有吃点玩玩？”

“没有！我晓得海洛因玩不得，我爹说给的。我爹有个朋友在公安局，他叫我爹盯着我，嘻。”阿燧的语调颇轻松，“其实嘛，吃点玩玩，莫上瘾就不怕……”

“上了瘾呢？”

“各人倒楣去啦！”阿燧耸耸肩，笑起来……

当时的阿燧不足十七岁，尚不能理解他透露的消息如何震动了我。最令我不安的是他谈这可怕问题时语气的轻松——仿佛在谈球赛谈摇滚歌星谈羊肉串或是校园头条新闻。从阿燧的

语气中，我品味出九十年代的中国少年对毒品毫无认识，谈不到“爱”也谈不上“恨”，因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态度。

我无法平静，那个早已淡忘的黑魔在灰暗的夜空中重又浮起……不，它已幻化为另一个苍白的鬼蜮，在它蜡色的大嘴贪婪地吸食着男人女人和孩子们的血肉，它是二十倍凶狠于黑魔的白魔。……

我开始了一个计划外的社会调查。侧重于毒品成灾的滇省，也触及西北高原、东南沿海中原及北方某些省市。所记所录，即调查走访所闻所见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一律不用真实人名地名，大同小异事件则采取了文学作品允许的“归纳法”。

这份小说笔调的社会调查，也许可以算做五年前出版的《危险的年龄》的续篇？

本文书写目的是敲警钟——希望读者，尤其是少年朋友及爱护下一代的成年朋友，通过阅读对毒品的残酷有所认识。当今世界几乎找不到一块未染毒的“净土”，毒品威胁着全人类，它是全球面临的灾难。

抵御毒品，唯有认识毒品；认识毒品，当从童年少年时代开始。

必须申明，本文虽系真实事件却非新闻报导，因而任何人无需对号入座。

首篇 时髦消遣

本篇诸角色的共同点是有钱

——他拥有一位阔老爸一位富豪妈或他本身就腰缠万贯

首篇题记

蝇群嗅蜜粉香甜，飞舞而逐之。既获，陶陶然将其足浸于其间又将其吻插于其中。须臾，众蝇气闷晕眩乃至命绝。某蝇绝命前哀而泣曰：呜乎！吾等因贪欢而自葬矣……

——哲人伊索寓言

(之一)

被拘留的女孩

一处极小的派出所，院墙与办公楼间的狭长通道里排着十多辆待人认领的自行车，我看到一个女孩子面壁而立，手腕上的铐链被固定在自行车架上。她没有转过脸孔，能看清的仅仅是染做褐黄色的一蓬乱发和约莫 1.70 米的细瘦身架。

另一名女孩则蹒缩在值班室长椅末端，手腕上同样戴着铐。见我进门，立即将面孔埋进臂弯，她的发式古怪，左面削得极短右面延得很长。

我把介绍信递给值班民警并说明了访问目的，这位年轻得像警校学生的小伙子抱歉道：“今日礼拜天，领导不在。”请我落座并倒上一盅茶。他的友善添了我的勇气——我开始盘算通过他去了解两个带铐的女孩。我问：“她们怎么了？”

“吸毒嘛。”小民警答，“昨晚我们‘端’了两个毒窝，有一窝统是半大娃娃，她两个就在那个窝里拿到的！”

“可以跟她们聊聊吗？”我小心翼翼地试探。

“可以嘛，又不保密。”小民警很痛快。

我把坐位移到蹒缩着的女孩旁，做了一番自我介绍，她却无任何反应。我再接再厉，希望取得合作，只听臂弯底下狠巴巴鏢出“莫烦！”两字。

“算喽。”小民警道，“这个姑娘烟瘾大，没得心肠跟您家扯闲篇。不如把何小娟带进来，您家试试肯扯不肯扯——”说罢去往院里，解来了车架上铐着的女孩。

她坐我对面了，是个正在发育的、模样不坏的姑娘，浓重的眼膏脂粉，爆炸形头发和垫肩很高的薄呢大衣，还有无名指上的金戒指使她显得老相，不像在读的女学生。她疲惫的眼神里含着羞愧，使我有了与她交谈的信心。

“十七岁还是十八岁？”我问。

“十六……刚过完十六岁生日……”她低声答。

“不上学了？”

“不上了……没办法上学了……”

“因为吸毒吗？”

她点点头，满脸愧恨。

“谈谈你自己的事，”我动员道，“算是帮助我了解毒品，好吗？”

她开始讲了。

“我在学校不是个坏学生，小学毕业那年当选过红领巾中队长，初一到初三当着班里文体干事，喜欢玩喜欢热闹，我承认自己有虚荣心。

“考高中差5分没录取区重点，我爹我妈花钱买分还是让我进去了。我们家在西门外开熏腊铺，我爹祖上就做熏肉熏鸡，有名的‘何熏腊’，日日有得钱好赚。买分进区重点他们愿意。

“他们巴望我好生用功，高中毕业考名牌大学，大学毕业去留洋。我爹在我十五岁生日那天送我一个存折，底数五千，说每个月往上头加一千，将来留洋也够了……唉，提这些做什么，过去的事了……”

“想起来也怪，那日如果不上街，不遇见‘懒猫’，事情就会两样……偏巧上了街，偏巧街上遇见了‘懒猫’……唉！”

“‘懒猫’是小学同班，本名叫王福海，最懒最贪睡的男生，脸又圆，才得了‘懒猫’外号。小学六年级他家搬走了，再没见过面。”

“他先打招呼。认了半日我才认出他来。他瘦了高了，头发又烫得弯弯拐拐。他说嘴区重点，不认得老同学了？我连忙分辩是他变样了，猫脸都变耗子脸了。”

“他这个人有点讨人嫌，太不爱干净，乱拿乱丢脚又臭，打过招呼我想分手——我本来要去洋货街买衣料的。‘懒猫’说衣料什么时候不好买？老同学难得碰面，找个地方坐坐嘛！我就跟他到‘爱丝琪’，一人一客冰淇淋。”

“正吃着，来了几个他的朋友，有男有女，他给我介绍：‘小老’的爹是利达公司总经理。‘贝贝’的娘开着美容馆和发廊。‘团长’家里有六间电器商行。‘阿里’的大哥是音像公司总裁。他向这些人介绍我，说我是大名鼎鼎‘何烧腊美食斋’的千金小姐、区重点女秀才。我听了心里怪舒服怪得意：你们有钱，我何小娟也不穷！”

“这些人，连‘懒猫’在内，都不像学生。第一次跟不像学生的人玩，心里有点紧张，马上记起我爹我妈常叮嘱的话：莫沾社会上的人，小心上当吃亏。当时真的想过是不是该离开这些人？”

“这种想法只是火花一闪。我没走，因为我对这些人又有点好奇，想知道他们不上学，每天都做什么？而且……阿里一直坐在我旁边，他的样子满帅，‘懒猫’说阿里会弹吉它，自弹自唱，够格当歌星的。”

“我跟他们一直泡到天黑。起先在‘爱丝琪’，后来去卡拉OK，最后到‘懒猫’家里。”

“阿里在卡拉 OK 唱了一首《想起初相见》，嗓子虽有点沙，歌星派头倒做得满够，他回到我旁边的坐位，小声说那首歌是献给我的。我有点心跳，又有点高兴。

“‘懒猫’家里没得大人，两间屋子又脏又乱，他哥他妹和他三个人住着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娘早死了，他爹犯案子蹲大牢，他们兄妹三人就在社会上混，他哥二十一岁，专跑毒品生意。他们家是个吸毒的地方，就是警察说的‘毒窝’。

“跨进‘懒猫’门坎，我就上钩了。当时哪里晓得？后来晓得了也晚了……

“那天在‘懒猫’家先甩扑克，‘百分’玩了一阵，贝贝打呵欠说拿点提神药来嘛，‘懒猫’就弄来很小一包白粉末，贝贝、‘团长’还有阿里都把纸烟的烟丝抽出一些，很小心地把白粉末抖一点进去，我问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弄到香烟里？他们全都笑起来，说我好土，海洛因这么时髦的东西都不晓得。

“我不晓得海洛因就是外国电影里的毒品，如果晓得，也许会害怕，也许就不敢沾了。可我从没听说过海洛因三个字，他们说我好土，我没法反驳，就问，这种白粉末怎么个时髦法？

“贝贝已经卷好了烟，把烟冲我晃了晃问我晓不晓得这棵烟的价钱？我想一颗香烟嘛，再贵也贵不到哪里，就说：两块钱撑死了。他们又笑起来，‘懒猫’笑得特别厉害，笑够了才告诉我这棵香烟加了海洛因的，海洛因比金子贵，一克金子 99 元，一克海洛因能卖到百多元，怎么样，不是‘大款’莫想吃这烟！他问我要不要尝一棵，我说不要，我从来没抽过烟。

“他们开始抽那贵得吓人的烟，我看着他们，觉得很神秘。我甚至有点遗憾自己不会抽烟，在他们面前很像个憨包乡巴佬……